

網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皇若 同輯

漢紀

孝武皇帝

以四十秋為大鴻臚

田千秋

思字宮 師朱望思

無妄如常 顯石黑山

侯神人 士候神人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盧族滅江充家江充誅太子罪人也太子則書殺宜矣帝

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衆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

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之

高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臚也傳聲也傳也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光橋在西安府

外中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上天下聞而悲之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多病尤信巫蠱千秋故太子之寬託以白頭翁教臣

言武帝亦曰此為廟神靈使公教我太子寬是千秋也千秋之說衛太子之傳曰久之白頭翁事多

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向千秋訟太子寬是千秋也千秋之說衛太子之傳曰久之白頭翁事多

千秋為高寢郎言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故以鬼神之事欺一宮悟幸傳中亦言千秋教

厚亦微見此意耶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上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

日乃還雍縣今陝西鳳翔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墨三月帝耕於鉅定還至泰山龍方

士候神人者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造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上

耕于鉅定澤名在還幸泰山見後二年而帝遂遣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悔與秦皇何異哉上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

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

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故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難於改過而不知者皆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急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遠矣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時千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定而天理還始陳說往之悔上擅賦力

也易復其初矣失之不遠復元祇悔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間代閱功勞其者曰開積日曰明特

以一言寤意寃也千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恭踰於前後數公先是

桑弘羊言輪臺師國西北千里東有溉田之田五千頃為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徒

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之所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常賦之外每

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二見上卷雖降其王

以遠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此以羊喻漢乃

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死略離散反自離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者

依險處開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福令

復除也馬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

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畝同畝曰田中歲代處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

軌附根以土附著苗根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猶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慾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

有辛定海內虛耗盜賊蜂起而意遂自反逮至極盛難作骨肉謀害陳陳之失是以一轉移止

奇痛定始悔而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高故勇於改過無辜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止

有日於富元之侯搜粟都尉大書於冊而願亦何深惜之有網老六見音四二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欽之夫人趙氏書之凡書殺無罪也武人恩惠防高為不無罪

南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爲拓跋氏南北朝魏通漢武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也古人之防高自直王旦武

家法人亦何樂於至以爲拓跋氏南北朝魏通漢武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也古人之防高自直王旦武

田千秋封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

武帝下詔陳說往之悔

代田

殺匈奴人殺匈奴人

蓋國公國
賜號光

丘子士母

武帝紀
一節其明

子元符六年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乃斬其使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三歲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猶與九卷二見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上見
卷三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十八卷
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宮中獄名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
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輩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守矣未盡善也成能據春秋大義安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
之脩者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未竊位驕恣焉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

耳之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
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見武帝生平諤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細目所書則可
也變二月上幸五柞宮桀在西安府監屋縣以官有五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寧故云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卷四日磾亦曰臣外國
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静詳審每
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官名皆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驚憤如此日磾長子為帝弄兒也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廄令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
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

美日

子弗陵即位嬖晉邑長公主丹也主不肯受先次奪

之郎樓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良祿二等券府券不多云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歲崩諡法不永惜哉

以爲不疑見上卷爲京兆尹目不疑爲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吏民敬其

九月車騎將軍掾如侯金日磾卒。自初武帝以日磾

捕反者馬何羅何羅謀逆日碎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言士不與上外起賞奉車達騎馬都尉

閨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水

其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元
年詳而書之蓋在其時矣

戊辰年春三月立僖帝上官氏為皇后赦免有是年十二而方五歲立后計矣

臣等竊以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十一卷二

客嘉稱丁外人安訪
夕人曰士二客義立
上言一

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高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使侍見上卷遂立為后綱秋令民勿出馬○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舊不疑引
經斷獄

公卿當用
有絕術

春秋是經
非經古

杜延年請
行儉約

蘇武還自
匈奴

李陵說蘇
武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后所生故稱上卷三五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下雜職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見上昔蒯瞶會違命出奔執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見上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人姓成名方遂居湖見上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莫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致遠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之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當然何疑然故謂春秋是經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人姓成名方遂居湖見上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莫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權臣官皆美之也○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見上酒權見上三均輸見上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聲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等歸宏不書嘉武節也○初蘇武既徙北海

上見上三卷杖持也漢節見上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草于使李陵武見上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

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武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効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上事

綱○盜易和錄○卷四○漢昭帝○三○原卷十五○九至十三○

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常

林使中得唯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匈奴匈奴欲所通亦不肯意於是陵置酒

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竹簡或有用帛書用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遇子卿陵雖驚怯令

漢賞也世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親見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三上卷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主外國秩中二十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

頃為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致堂胡氏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群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綱秋七月罷權酷官罷權酷三上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高去戶口減半霍光知

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綱八月郭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於是王及

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惡夫復何辭然且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觀觀之心武

帝怒而刺其臣由今觀之天資好能之人不至目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

長公主即蓋長公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咎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

怨恨光於是蓋王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先出都大肄習也郎羽林郎羽林郎羽林

道上稱蹕卷四十一擅調聲蓋幕府見七卷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先出沐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

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公負成王

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往廣明長安都郎都尉屬耳也屬耳

罷權第

上官桀等詐為燕王上書

昭帝年十西非上官無詐

日輒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也窮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諧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先帝所屬視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且以語相平旦之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車

騎安為車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峭大王也且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上故素謹畏事乃移病稱病臥以告杜延年延人以

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以時裁制
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文學見上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

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世

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漢書云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也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

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而任用之天子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

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漢書帝之目泰山在山東濟南有大石自起立上林

在陝西西安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符節令睦為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網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為丞相網夏五月孝文廟正殿大帝素服

遣使作治六日書作治網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淮南王布書誘謀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

遣使誘殺樓蘭王

石立柳生

二子能蓋前人之德

魏相韓義

吳遂戒王

霍光傳

昌邑王

田延年勸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霍光傳

法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上在水之西

城東使遂參乘卷六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券喪至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咽痛不

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卷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

向闕西面伏哭盡哀上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葬平陵在西安府昌邑王有罪大將

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賀已正尊位而稱書昌邑王者不于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不以光

此則光不為人幸然不能知其人狂縱素稱武備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薄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

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

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

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臚傳去聲洪範見二卷二九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

所取正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現下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

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廣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蓋常為孝者

以長有天下今平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

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

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卷三十三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組經也奉上下太后送王下殿送至郵垣上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見十卷一

千戶國除為山陽郡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惟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校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

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有政宜知經術白金夏侯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宮皇太后少府職掌長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

蓋如不學病矣然使先其學當利害當大志髮解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漂然當大事此如山嶽

所可及哉予謂則如先其學當利害當大志髮解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漂然當大事此如山嶽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立不書太后後其許光則上書已先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生子進號史皇孫

幸尊臣太后矣不再書光則上書已先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生子進號史皇孫

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名止也風道七難而多病苦故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太

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

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

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戴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舍宮旁養視時

掖庭令人張賀嘗事衛太子恩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

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備室番夫暴室王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

夫一人以許廣漢有女質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愛詩於東海見上後腹中仲翁

名中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難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卷三十二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史治得失及是

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矣通

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先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

嚴延年初

宮見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效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

詔求微時
故劍

霍光
王明歸
政

鳳凰集膠
東
出諸侯太
子悼考

丞相敬卒以養義為丞相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倖行三上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未致意而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奏願勿謀蓋於此不霍氏所以

中宗孝宣皇帝而崩蓋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倅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

教不純漢家
元氣索矣
之

青可先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

綱目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六年無聞馬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讓之
 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
 御自貽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壻外孫皆奉朝請。請而不為官無員唯奉朝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
 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敍容禮下之已甚

重致堂
 解實未肯去位尚
 達老述國各則何
 悉令補外則民之
 四月地震
 鳳凰集
 膠東
 卷九
 二
 教
 勿
 收
 田
 租
 賦
 澤
 書
 光
 取
 風
 者
 又
 五
 矣
 馬
 何
 帝
 世
 之
 多
 風
 俗
 義
 故
 皇
 本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漢子諡有司諱諡大

曰房史良婦曰房天
考焉自是以後無不
皇者矣哀之共皇桓
之孝穆皇孝崇皇靈
之孝元皇孝仁皇帝
啟之也

召見黃霸為廷尉止

田廣明謂杜延年

用

黃霸獄中從後勝

故皇太子在湖見上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

夫人皆改葬焉綱台黃霸為廷尉止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議也至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

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

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朔決疑獄庭中稱平

綱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儼酒去聲民車延年詐增儼直盜取錢三

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延年之

言大事不成綱今縣官卷見出三十萬自乞與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

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也心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

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

國皆立廟綱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

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據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也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

文始五行之舞盛德舞采昭德大始舞本舞高祖巡將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

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綱更耕講論不怠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開乎哉也光時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懷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

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娠身若娠也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當貴共之行即得附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始太醫大丸以飲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始太醫大丸以飲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始太醫大丸以飲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

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獄吏先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閨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使能中時計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顯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綱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城東南南園漢後故地之書南園漢何不夏六月丞相義恭卒以韋賢為

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綱以趙廣漢為京兆尹目初廣漢為潁川今河南開太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

漢為鉅項同鉅也亦為此制皆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更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

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九上廣漢尤善為鉤距順則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得事情閭里銖

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摘陽伏如神伏也也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以立書氏恒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

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莽女二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怪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開經學

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

得而臣道不宣之象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獄許后而

立其女以至於惡者見如此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楊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

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昭字於前臣名不得相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語道與外上聞而讓

也憤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

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現上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見同五月鳳凰集北海青州山東

綱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綱以于定國為廷尉目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

鳳凰集北海
于定國迎
師學春秋

郡國四十
九同日地
震

路
鉤距

曰張釋之為廷尉卷見二十五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

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

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後世其爵邑傳世世無有所與復降其秩後

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名器句見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平生禹雲山等借軀之心宣帝亦有以故之歟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密奏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

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名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

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兗州東

縣大赦於是三書風再為之赦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特筆

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矣細目皆特書之劉章見十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

山為樂平縣公故城在山東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

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焉為惡宋三世為大夫信公二十五

皆公羊傳道宋三不名宋世無大夫三世內娶故大夫之弱也宣帝生義故君子惡之內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

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名籍長信宮皇后驕奢放縱忍害不制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文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廣漢白去副封以改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

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時奏

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孫終不改易賁賜級及拜刺史守相三

守國相都親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國相傳

綱目

卷五

霍氏

魏相諫霍

霍氏

白去副封

良二千石

漢世吏史
於是為盛
賜王成爵

是後俗吏
多為虛名

言其知止

而魏輔政

疏廣諫許
世護太子
家

蕭望之而
言其知止

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賜金進爵所旌者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魯關內侯詔曰膠東親九十二相王成勞來聲去不怠流民自占口之數而著名籍度戶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非但賜秩中二千石見上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數也國使長史都使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致望胡氏曰古者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為增流民家顯實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實實之政其施多矣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聲譽君上之安開地而名曰封不虛實則尚天下之理曰一泉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國國空則指亮而名曰抑兼并實則諫諍路絕則曰無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貴者人心實難稱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責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夏四月立子爽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朔名賜食保阿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五月丞相賢致仕子始六月以魏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相為丞相而吉為御史大夫賢者大有退庭至於兩魏輔政大臣之書於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十一卷五十一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廣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陛下厭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大雨雷以前望之為謁者京師大雨電大行上

二卷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